



海风江韵——海口湛江两地文学联展(一)

本版稿件由《湛江日报》提供

开栏的话

海口、湛江,隔海相望;海南、广东,文脉相连。快意雄风海上来,江风渔火两岸情。海口、湛江两地作家诗人牵手联心,频频共振,以文学形式书写两座滨海滨江城市的自然风光、人文名胜、风土人情、生活习俗等,饱览地域风物,倾听海韵江声,传递思想之美,展示彼此之魅。海口日报阳光岛副刊新辟的“海风江韵”专辑将为读者呈现一道“海”味独特、品位高雅、营养丰富的精神大餐。本专辑将与湛江日报“百花”副刊互动,不定期推出,期望海口、海南和湛江、广东的作者积极参与,踊跃投稿。来稿请发指定邮箱:wbpt@sina.com.cn

一湖澄碧

□ 黄康生

一泓碧水凝日月,古往今来湖光岩。那古老神奇的湖光岩就像一块凝翠碧玉镶嵌在雄狮岭下,给湿润的湛江增添了几分妩媚,几分灵动。

“白牛仙女”“天崩地陷”“龙鱼神龟”“铁骨鲤鱼”……湖光岩玛珉湖的面积虽然只有2.3平方公里,但藏有九大千古不解之谜。

《雷州府志》曾记载,湖光岩“大旱不涸,阴雨弥月不溢”“以水中皆黑砂石至清无垢,没肩尚可数足指纹,故亦名净湖。”

很多人都说,一个小小的平地火山口居然能储满一泓千年碧水,且千年不涸,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神奇。

的确,湖光岩不仅有谜一样的身世,还有谜一样的身影。

从空中俯瞰,整座湖光岩就像一块“心形”宝鉴镶嵌在火山丘之上,荡漾着迷人的清梦。那蓝幽幽的湖水,深不见底,碧绿碧绿的,令人以为是“天池”里的琼浆玉液。这琼浆玉液应是集天地之灵气酿造而成的吧?透过碧绿的湖水,可以看见黑白相间的锦鲤在畅游嬉戏。偶尔,也可以看到锦鲤跃出水面,在空中翻腾旋转。

清风吹来,那蓝绸缎似的湖面泛起千年一梦的涟漪,涟漪一圈圈,一层层,荡漾出迷人的蓝,醉人的绿。那湖水的绿与山岭的青交织在一起,融汇成“只此青绿”。

我蹲下身掬起一捧湖水,咕嘟咕嘟地喝下,顿觉唇齿回甘,意韵幽幽。

紧接着,我又伸开手臂舀起一捧水,洒向天空,还没等水珠溅落,空中就飞来了一群白鹭。它们时而低飞斜掠,时而高飞长鸣,让碧澄澄的湖面骤然生动起来。

乘坐小艇,向湖心驶去,迎面吹来了碧绿的风,风里还携着淡淡的潮气。湖心的水很深,深得见不到底;湖心的水也很绿,绿得像一块千年的碧玉,泛着幽幽绿光。

我贪婪地吮吸着这“湖心绿”,顿觉神清气爽。我知道,这口“湖心绿”是带“魂”的,那是一种清幽、澄澈、透亮的“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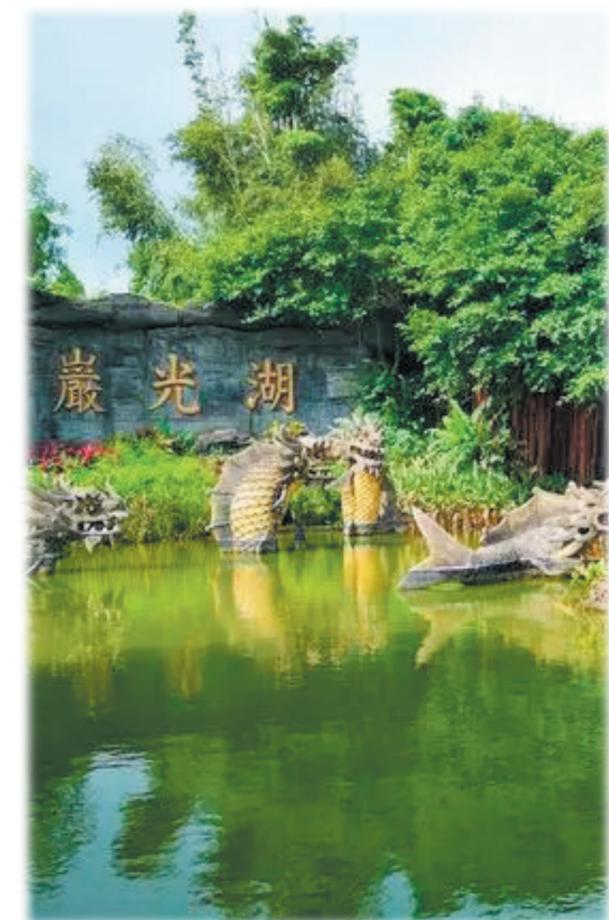
“碧水锁清幽,一点湖心绿”。我举起“湖心绿”与天空对饮,突然发现天空也混着湖水的绿。

那湖水的绿与天空的蓝融为一体,不是蓝不是绿,又恰似绿恰似蓝。

这醉人的蓝绿呀,是这般静谧、安详、幽深。泛艇湖上,我的梦被染绿。不知从何时起,白鹭的翅膀也被染绿。它们伸展着细长的脖颈在湖心滑翔,撩起一道道水花。待翅膀沾满湖水后,又扑棱棱地飞向楞罗寺,飞向七星洞,飞向雄狮岭。

雄狮岭上碧树如云,荫翳蔽日;雄狮岭下碧草如茵,绵延不绝。微风拂过,岭上的灯火渐次亮起来,星星点点。远远望去,如同天上的星星,散落在山岭湖畔。

湖边的高杆灯、景观灯、草坪灯、地埋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亮了,它们



光芒四射,宛如一串串瑰丽的流火,照亮了碧湖,辉映着碧空。正当我被眼前的情景迷住之时,一轮明月已挂在我的斜上方。她不远也不近地照看着我,只要一抬眼,就能望见她,好像从来没有离开过。那些顽皮的小星星围在月亮身边,像是一群托腮听讲的小精灵,每每听到湖光岩千古不变的传说,它们都会发出闪闪的亮光。

随着时间流逝,月亮越升越高,越来越亮,就像刚出浴的“仙子”,玲珑剔透。

“月亮仙子”轻舒广袖,将万顷月光泻入碧湖,给碧湖披上了一层朦胧的面纱。随后,“月亮仙子”穿过轻纱似的薄云,在碧绿的湖面上翩翩起舞。她那曼妙灵动的舞姿,引得鱼儿

争相跃出水面。

临湖鱼曼舞,伴月影婆娑。望着水里的月影,我蓦地发现,湖光岩不仅有万年碧湖、千年碧水,还有百年碧树。那些碧月、碧灯、碧草更是常伴左右。如此澄澈清明之地,不就是安放灵魂的最佳之所吗?

“一湖碧水千年影。”一转眼,月影、灯影与云影交相辉映,融为一体,勾勒成一幅“烟笼碧水月笼纱”的美景,给人带来无限的遐想。

“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此刻,我真想捧起那清冽的月光,碧绿的湖水遥寄给远方的亲人和朋友。

月光如水,一切都仿佛沉醉在梦里,倒影在水中。醉卧在湖光岩这泓碧水之中,我久久不愿醒来,也不愿离开……

一朵朵阳光结满橙树上

(外三首)

■ 邓亚明

在红土地的橙园,我发现初冬的阳光结满在一棵棵橙树上
散发甜蜜和芳香,被风和空气吃力地搬动

冬天的阳光很有重量,不像雪花轻飘飘。漫山遍野的橙树都被压弯,我只需轻轻踮起脚尖就能采摘,就能送入舌尖

冬天的风将雪花一路追赶却没有一朵雪花能进入红土地的橙园

阳光密密实地坐在枝头上尽职尽责,驱走所有的寒只留下一朵朵熟透了的金灿灿的光

谁在红土地挂满灯盏

谁在红土地挂起万千灯盏
雷州半岛一年四季跳跃燃烧的火焰
仿佛一条条灯河日夜流淌
仿佛一条条火龙日夜起舞

那些巡守在果园深处的身影是大地上的辛勤的提灯人
将一支支火苗点燃,披发,拧高红满红土地的火龙果
有谁见过它曾被大风吹灭
有谁见过它曾被雨水浇熄

照亮广袤红土地的灯盏一束束光,从长长的乡路透出去
染红雷州半岛火龙果之乡的名字

红土地菠萝的海

红土地干旱少雨,却涌出一个广阔无边的菠萝的海
一架架立于地头的风车,昼夜转动
如同果农之手,轻轻翻动万顷碧嫩的菠萝叶片

我们到来时,一群群白鹭、灰鹤腾地而起,在空中盘旋几圈又轻轻落下
菠萝的海没有鱼虾,她们却如此眷恋
如同菠萝的主人
对这片飘香流蜜之海,不离不弃

谁说红土地没有山
菠萝收获季节,一座座高大的山头
垒叠在菠萝地里,连大海里的礁石
都变得渺小
连平日极少光顾菠萝园的海风也闻香而来,贪婪地大口大口吮吸

黄花鱼汛

月光不断往大海投放白花朵的碎银
船只犁铧一样朝前驶去,发出哗——哗——的脆响声
庞大的黄花鱼群闻游而来纷纷争着啄食,这满海的白月光

“赶快起网——”
桅杆一样立于船头的老船长猛然一声大喝
整条船也跟着摇晃了一下他的怪脾气,像大海一样捉摸不透
船们早已见惯不怪
就像满船上蹦蹦跳跳的黄花鱼
有几条跃回到大海里一样习以为常

北部湾月光

(外一首)

■ 梁云山

1
映在鱼鳞里的月亮
一颗一颗的
像土屋油灯下女人的眼

2
每一盏渔灯
都有一轮守护的月亮
月亮不提供鱼汛
但给赶船人提供必需的温暖

3
赶海的贵叔不见了
月亮陪着他的婆娘和儿女
找了一夜
太阳出来的时候
月亮已满脸泪水

4
月亮总是躲在岸树的梢上
等待夜归的人,总是把嫦娥的影子
投在滩上

5
院子里,渔网筛落月光
像金豆子,蹦蹦跳跳挤满了,童年的梦

眷恋北部湾

夕阳是晨光的眷恋
星星是月亮的眷恋
海风是海水的眷恋
歌谣是渔火的眷恋
海鸟是目光的眷恋
那一条弯弯曲曲的海岸线

是游子的眷恋
是梦与生命的眷恋

我从小瘦弱,怎么吃都不胖,曾去医院检查,除了偏瘦一点,其他一切正常。医生说可能与遗传有关,或是消化系统不吸收,属于“白吃”一类。家乡雷州的文友说,你太瘦了,家乡的蛤蜊粽能养人,我寄去深圳给你,你每天吃几个,吃上两个月,保证能胖。

蛤蜊与我一样土生土长在家乡土地上,它是草木,我是草民,算是同族兄弟姐妹,我们之间熟悉得很。蛤蜊,又名假菱、蛤荖、猪拔菜等,是一种多年生、匍匐、逐节生根的草本植物。其叶有特殊的香气,是我们雷州老家美

我的村子离海边不远,村里人有空就去耕海。小时候放牛,我经常坐在海堤上看海,各种帆船航行在海面上。高高挂起的帆船,大小和形状各不同,帆船的用途也有异,捕鱼的、摆渡的、运货的等等。碧波中点点帆影仿佛告诉我,船上勤劳而勇敢的人们在忙碌着。

随着现代工业迅速发展,现在,我们再也看不到海面上那曾经熟悉的帆船了,取而代之的是机动船。望着那动力十足的机动船,不禁想起从前的帆船来。

据资料记载,早在战国时期,我国劳动人民就建造帆船了,主要用于捕鱼和摆渡。到了隋唐,建造帆船的容积逐渐加大。至宋代和元代,则可以建造更大的帆船了,人们驾驶着这些庞然大物漂洋过海。至明朝和清朝,由于统治者闭关锁国,我们航海大国开始衰落。

虽然帆船早已淡出人们的视线,但我们可以在古人留下的经典作品中,找到它的身影。

司马迁的《史记》中有这么一段描述:“齐人徐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福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

蛤蜊飘香

■ 周文兴

味的调味品,人们常常用来炒菜、煮蛤蜊饭,入口清香,让人胃口大开。

蛤蜊粽是雷州的特色食品,用蛤蜊叶、猪肉作馅,既可消除猪肉的油腻,又能中和糯米的湿热,肉嫩味香,肥而不腻。经常食用可祛热毒,对胃肠疼痛、风寒咳嗽和抗菌消炎有一定的药疗作用,其已成为雷州文化的一个符号。老家的饭店、摊点,处处都飘荡着蛤蜊的香气。

其实,家乡的蛤蜊早已经随着我的乡亲一起过来大城市看世面来了,它们像乡亲们一样居住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只是我被城市养得有点市

帆船

■ 庞祥艺

人。”写的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到山东半岛旅游,听当地的道士徐福说,海中三座神山的仙人手中握着长生不老药。秦始皇很高兴,遂派他带千名童男童女坐帆船前往寻找。折腾了不少时日,他们连小岛都找不着,便漂流到日本去了。

经学家、训诂学家刘熙,在他的《释名·释船》中写道:“帆,泛也,随风张慢曰帆,使舟疾泛泛也。”也许这就是东汉末期人们对帆船的认识吧。

三国时期东吴的万震,在他的《南州异物志》中是这样写帆船的:“外徽人随舟大小,或作四帆,前后番载之。有卢头木,叶如橈形。长丈余,织以为帆。”他介绍的是一种四桅帆船,每张帆都不是直竖起来的,而是横向挂着,并且稍为倾斜地迎风。这样,使船在逆风中也能迎风前行。这种帆不是用帆布裁成的,而是用小竹竿拼成的“硬篷”,它的设计非常独特,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当时的航海家康泰,就是坐着帆船,出使东南亚各国的。

唐代许多诗人都坐过帆船,享受坐帆船的愉悦,并留下不少宝贵诗篇。李白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告诉人们,尽管人生的

途,故作矜持没去寻找它们。

不久前,师兄孙善文约了我及何招鑫,说宝安74区那边有一家牛腩店,是老乡开的,味道极好,晚上去祭祭牙缝。当我们随着师兄左右拐到目的地时,看见牛腩店“心平气和”地“蹲”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如我的乡亲般随遇而安。整个小店挤满了老家雷州的方言及一股熟悉的特殊的香味,让我一时有种错觉,像是回到老家了。我向老板,这是老家的蛤蜊饭?得到确认后,我欣喜若狂。当晚,我吃了整整两大碗的蛤蜊饭。

路上遇到诸多艰难险阻,也要坚定信念,像帆船那样乘风破浪,不达彼岸不罢休。刘禹锡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是为鼓励好友白居易而写的,传为千古佳话。

“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这是宋朝大文豪苏轼的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一句。描述的是三国时期赤壁之战的情景,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檣櫓”代指魏国水军的战船,“櫓”是挂帆的桅杆,“檣”是摇船的桨。由此可以推断,受风的帆和划动的桨,是当时战船的动力。

诗人写的诗词,是浪漫的;而画家绘制的图画,则是直观的。

《清明河上图》是北宋大画家张择端的杰作,其中就有对帆船进行详细的绘画;清院本《清明上河图》是清代画师们的作品,里面也有对帆船的描摹。

古代的帆船,是江河中重要的运输工具,也是近海抵抗外敌入侵的战船,还是我国与友好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载体。可见,帆船曾经对人类的贡献是很大的。

帆船,从远古驶来,在我村边的海面上漂过,尘封在了岁月的记忆里。